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秋澗集卷三十四

元　王惲　撰

七言絶句

讀漢武帝外事七首

西風岱頂紫侈辭稱自馬遷開誰知留謗千年後還向班生筆底來

瀟颯神飈下寢園玉衣晨舉馬嘶煙不容夢語加明譴應是千金漢相賢

白髮劉郎一帝巫老方服食悟前圖首言要格君心安萬古鄒卿一大儒
太一蓬仙杳不聞龍輿三駕海東雲明知求訪終無驗才悟文成又少君
秦傑而顛漢黷兵較來遺跡不多爭內園甘分秋風裏流血爭教到市氓
鷁艦龍旗照水開昆明都試想雄才眼中不惜肌膏盡博得西南㺃闕來

畫獵南山夜不歸白龍幾中豫且危論功正有高皇帝
不為諸孫濟所私

二喬觀史圖

二喬絶艶煽江東一札龍韜閱未終多是周郎傳報捷
華容焼虜夜來空

劉永年棘兎

周身有術無牙角出沒中林草棘深幸自得沾閒静處
枉將陰巧見機心

神明之後管城封理骨詩書有駿功原野暖煙三穴樂
緑雲無夢入蟾宫
月中擣藥伴蟾蜍嘯傲秋風桂影踈今日棄捐萮棘底
免冠申謝不中書

旅獒圖

厖然纖毹褐毛鮮閃閃蒼精照帝軒誰為此監楊得意
一言曾達漢文園
何人刺繡旅獒圖慘淡風煙較獵餘不寳珍奇安遠邇

至今人味名公書

風雪藍關圖

天威不遠雷霆迅雪擁藍關惜自傷不似老坡南竄夜一天風露縱浮航

尅鋒笑折王庭奏赤手嬰鱗笑憲皇可惜堂堂忠義氣枉將衰朽托吾湘

庚子歲門帖子

庭驚爆竹驅儺鬼門掩春風貼畫雞戀闕丹心老猶在

夢中來趂玉班齊

庚子元日即事

春融宫閣梅仍好暖透墻陰雪盡消長記紫宸朝退後洋洋猶說太師韶

覔酒正月三日皆風色陰寒

門外風霾障日昏地爐吹火發春温牀頭說有青藤釀好遣麻姑送一樽

敬甫英豪蓋代聞三年幸得作比隣閑來屈指從頭數

得見青瓶有幾人時以佳酒貯青瓶來貺

題文殊院壁

呉僧久住文殊院千里東歸未有涯十二通衢春雪滿又攜藜杖去誰家

跋梁中憲無畫藏手卷四首

人物風流晉永和一罇觴詠百年歌邇來水檻中台宴更比當時樂事多

長橋春露濕吟鞋共警時思怵惕懐只為一終天理在

晚香何有百花崖
鐘鼓山林窮勝事衣冠韋杜似樊川一門顯允稱多士
野老猶能說定年
馬頭旌旆八騶行劒佩鏘鏘尹洛京特就房山嵓畔月
百花潭水濯冠纓
海岸古木圖
古木蟠蟠鬱有華輪囷奇崛欲誰誇何年海藏龍宫使
推出秋風八月槎

題蕭齋詩卷

生如泥塑程明道笑比河清孝肅公一字名齋見操守
儼然思有古人風

外自形骸內自心敬恭交養理尤深用功不必求他說
細讀西山夜氣箴

再題梁氏無盡藏

月白風清世不知園林鐘鼓想當時萱堂此日南陔樂
又見肩輿拜慶詩

洹水郎山雨露春江山如畫見横陳世臣喬木千年事長配先生德日新

吳郡張總管代輸民租手卷

吳郡張侯潤屋餘歲供民賦濟貧居二十四考中書令此樂融融未必如

庚子歲冬與僧印相對見其頗瘦戲作一詩相

贈

雲在青天水在瓶禪關終日不曾扄莫疑磨衲松形瘦

午夜吹燈唱佛經

又題遠僧定禪

東林法第隱峨嵋風雨中途避樹枝千刼塵緣終共盡枉將公案詫神奇

題王國祥適安齋詩卷

神光仰面淦流東睡起東窓日已紅適意有詩樽有酒曉堂休訝草堂空

斷崖烟隔回通駕山鳥山花樂亦佳一夜山靈來軟脚

畫分空翠濕吟鞋

起居有道適之安况復山人已考槃辛苦東曹馬觀復

簿書燈火五更寒

兖鋒北折恒山逆鰐暴南移窟宅空天地此身無定在

適安何似一盤中

馬卿來索適齋詩終歳思歸未得歸羨殺昌黎盤谷叙

山林長往最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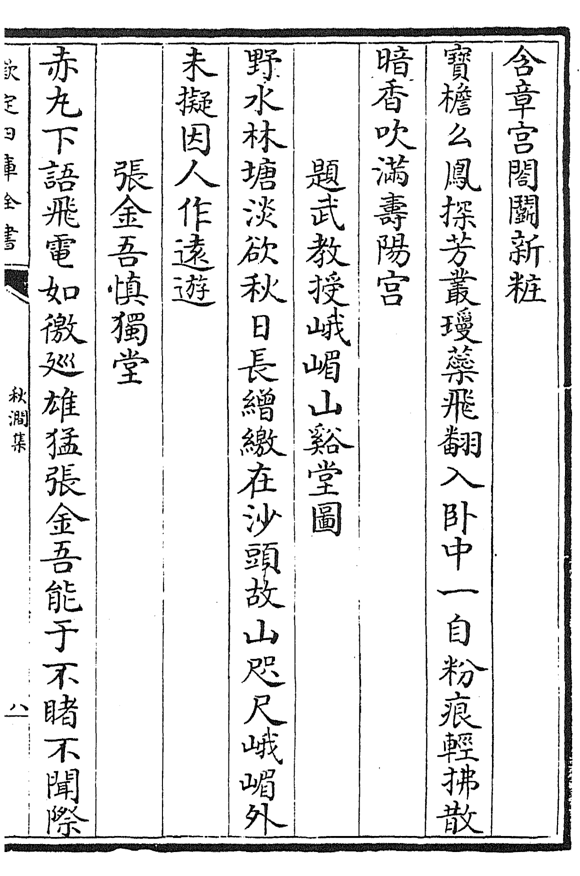
呈德昌郎中

太平朝野足娱歡漢日舒長省府閒前日景陽臺上讌
一堂絲竹兩東山
江山大筆硬盤空跨海歸來不自雄紅藥滿堦春露濕
看君給事大明宮
沉沉宮漏出花遲曉日雲龍簇仗齊前日彤庭青瑣客
只今騎馬欲雞栖
蘭陽僧榮說昔開汴河得入定隋僧令移葬寶
相藏寺前殿趾下手爪纖長纏繞兩䏶或問

彌勒下生否未也滎訖寺中見有碑記
漢家習戰鑿昆明刼火留灰憶見曾誰謂大梁蘭若底土中入定有隋僧

錢舜舉桃花黃鶯圖
金衣公子絳桃芳飛下喬林過錦江細按玉琴能巧囀絳紗高捲薛濤窻

壽陽公主折梅圖
滿庭梅影媚春陽粉蕚封香散麝囊折得一枝春在手



含章宮閣鬭新粧

寶檐么鳳採芳叢瓊蘂飛翻入卧中一自粉痕輕拂散

暗香吹滿壽陽宮

題武教授峨嵋山谿堂圖

野水林塘淡欲秋日長繒繳在沙頭故山咫尺峨嵋外

未擬因人作遠遊

張金吾慎獨堂

赤丸下語飛電如徼巡雄猛張金吾能于不睹不聞際

一安纔生制得無

中和堂

草隨風偃理之長况是京師首善鄉聞説開元天子聖
羽林多半授經郎

慶壽東西二橋

慶壽精藍丈室前松𣗳盈庭景氣蕭爽嘗引流水濎
鳴其間東西梁貫以通往來今水湮橋廢止存二石
屏上刻飛渡橋飛虹橋六字筆力遒婉勢若飛動有王

禮部無競風格寺中相傳亡金道陵筆也主僧西雲安公喜作詩通書學以無礙妙辯現當機應身軒露頭角價重統堂緬懷遺跡修讓珍惜屬秋澗翁作詩讚嘆傳示後來謹賦二絶奉答雅意秋澗王惲和南

花木禪房逕竊通卧波曾覩未雩龍摩挲一片西山石依舊宸奎照碧松

飛渡飛虹總舊名玉淵無復繞松棚偶投靜境便僧話指顧瑶鐫說道陵

半山石詩

一拳山骨動溪神小字金書爽醉䰟竊吹濫巾非我事約公同賞謝家墩

王公精舍定林居蔣廟相過恰半途不憶半山亭下路溪光一夕照吾廬

農里嘆并序

至元二十八年秋九月檢視水災趙之東偏自平丘至劉村渡凡一十一處因老農問答集為十絶句庶

以見農家有終歲作苦卒至於無成者可哀也哉作

農里嘆其辭曰

今歲馮夷勢蹇驕漫流西岸不知遥枯槎聚沫猶然在

時見田家擁樹腰

交水南來接北滹兩河會合泛田廬官來檢驗承尊重

所望申圓早得除

寧晉東南舊馬頭今年秋稼被灾稠至今田畯揚旌處

猶作長河水漫流

漲痕到處盡翻耕隴畒縱橫宿麥青馬首野人爭說似

肯教欺昧老提刑

薄有田疇在遠坰近村減掩不能耕今年已損秋禾了

庶望來年麥有成

野漲平田一漫蒼只緣溝澮失隄防田廬相近初無礙

賴有莊東白草岡

馳傳東來相水灾瀕河村分盡俱該莫疑詢訪多諄復

竊恐文移不細開

每年秋漲賴橫堤水縱漫堤尚害微近為鹿城偷眼破
放交潦溜到柴扉
每歲灾傷走吏曹何嘗南陌到東臯正縁事重人微甚
特遣官來慰爾勞
穀穗虛穰草色燻滿前堆積漫如困一餐到口還無濟
辛苦田間力稼人
火雲六月旱如灾嘉穀方苗大水來老牸瘦來無可飼
放教河底嚙枯荄

辛苦農民上可哀況遭今歲水為災得除與否渾閑事最喜分司檢踏來

責倫

利為人後責居先子細評來不苦偏鄭重左山親有語天心責倫最相憐

相鄉懷古

整整唐旗向日開賊兵來陣亦雄哉膽寒已落銀刀手不待騎河百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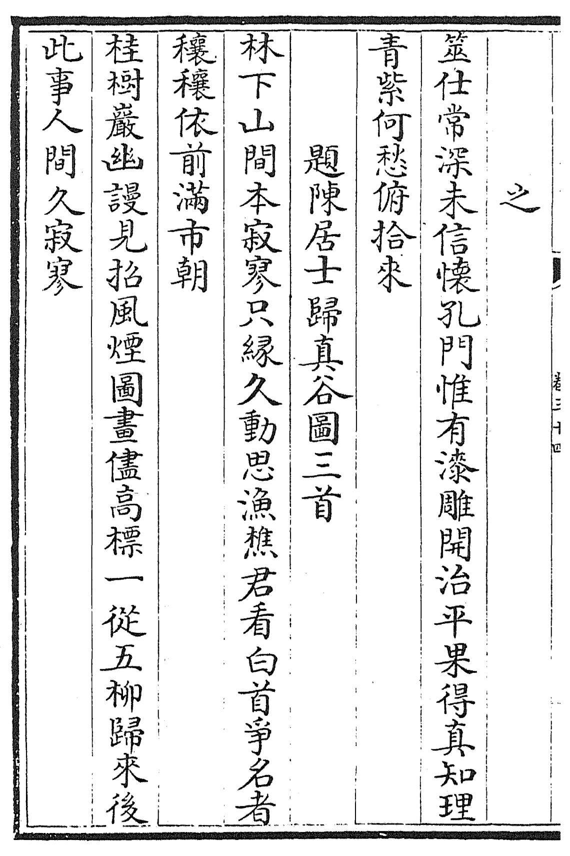
泜水

倚空趙壁漢旗殷虒魄南隨逝水寒自是炎劉方爾熾不應儒將貴成安

題趙總尹書堂

趙氏諸郎玉不如籝金雖貴樂三餘朝來放眼芸香閣信有人間未見書

河内許生希顔愿而有立志予在襄國問學者月餘及其行也求一言為訓故書此以貽



之

筮仕常深未信懷孔門惟有漆雕開治平果得真知理

青紫何愁俯拾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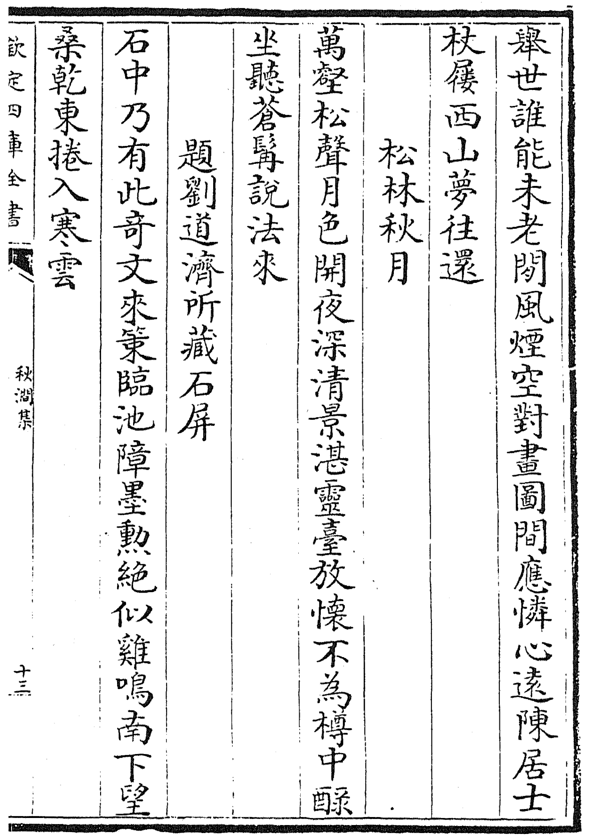
題陳居士歸真谷圖三首

林下山間本寂寥只緣久動思漁樵君看白首爭名者

穰穰依前滿市朝

桂樹巖幽謾見招風煙圖畫儘高標一從五柳歸來後

此事人間久寂寥



舉世誰能未老閑風煙空對畫圖閒應憐心遠陳居士杖屨西山夢往還

松林秋月

萬壑松聲月色開夜深清景湛靈臺放懷不為樽中醁坐聽蒼髯說法來

題劉道濟所藏石屏

石中乃有此奇文來策臨池障墨勲絶似雞鳴南下望桑乾東捲入寒雲

過寧晉北陳村題陳節齋故居草廬壁

皎皎丹心與義俱要須身外更無餘截然不負平生志依舊陳村一草廬

生死分岐又六年野煙行入北陳阡不煩更聽山陽笛老淚臨風已泫然

題後趙右侯張賓墓

自擬籌兵借筯倫品量何必果誰親風雲慘淡龍蛇裏獨識將軍亦可人

一劒橫談動世龍掃除河朔晉為空運歸曾不論夷夏

乾没并門坐嘯功

勒遇光皇並駕先右侯端有子房賢一時瀟洒君臣契

虎視鷹揚豈偶然

鉅鹿懷古寰宇記平鄉秦鉅鹿也項王解趙圍于此

鐵鎖秦圍一戰開羣雄稽顙拜平臺君王邂逅東城敗

驕氣須知自此來

趙圍纔解已亡秦六合雲風霸業新逆取不思須順守

區區空抱婦人仁

沙丘懷古

一從奇貨落韋機秦自莊襄統已非大寶前依王命論牛當馬後一何微漏壁投來識已真沙丘臺下泣宮臣事機說到還元處造物於中天戲人

時苗墓 苗魏人官壽春滿留犢寰宇記云墓在平鄉縣東北二十里至今二村以時南時北為稱

典郡風流若可稱當官明允復冰清來時孤拷歸遺犢却恐存心似近名

笑却青鳧取大錢去留黄犢縣門邉就中處置人情近似覺山陰守更賢

苦熱

炎官肆虐不容安背汗翻漿厭午餐遥憶百門山下水玻璃盆面萬珠寒

沙丘懐古

六國平夷甚虎狼擬從一世到無疆誰期五十餘年後生處元來是死鄉

擬就靈仙不死期翠華拂面事皆非須知一把亡羊火望望驪山待汝歸

萬靈訶護到東廵一死沙丘等棄焚不直鮑車曾具惡

䔲陽宮事儘腥聞　䔲如字花名玉䔲四月開見廣韻

陌上行人去不還眼中豺虎滿朝班齊雲樓下陂陀血紅比龍袍色更殷　右讀唐昭宗紀

東就梁營怒重岐傾危何處託茗枝日斜袖搭欄干曲花滿春宮去住時

讀明皇雜事

梧桐葉上雨聲繁絶似花奴羯鼓沓不待廹遷西内後上皇當此已消魂

讀肅宗雜事

凄涼南内廢晨昏興慶宮官不一存進藥失甞蒙大惡肅宗當以弒君論

擁憐愛子遽聞言天理中還帝泫然龍德本非乾從體
不應良娣健而顓

廣中早發

武道亭西望旗陽趣裝猶是四程強夜來一雨杈炎傘
借得長途兩日涼

贈擒虎張侯第三子飛卿

射虎聲雄發五豝三郎閉損玉梢花雍容詩禮相逢處
不信風姿是將家

大學淵源在六經振振儀鷺儘充庭君看萬字長沙策不到詩家月露形

黄巾墓

洶洶黄妖聚一呼棘矜元是力耕夫人心莫作平常看易動難安最可虞

再過隆平

我欲臨流濯鬢埃沙鷗橋畔莫驚猜亭亭一點隆平塔半歳還成兩度來

銅馬祠

古鹿城西野廟新戰勲猶説馬將軍甲光千丈雲臺畫只有荒烟對夕曛

昭慶陵

紫雲仙李隴西宗又向平隆見祖宫陵寢栢城俱掃盡石麒麟鬣動秋風

過唐山望禱帝堯祠

光宅宫庭歲祀新壤歌猶是昔時民遥祈一句龍泓水

痛與山前洗旱塵

讀李斯傳

常笑秦斯計已忠豈知身墮趙機中沙丘不負先王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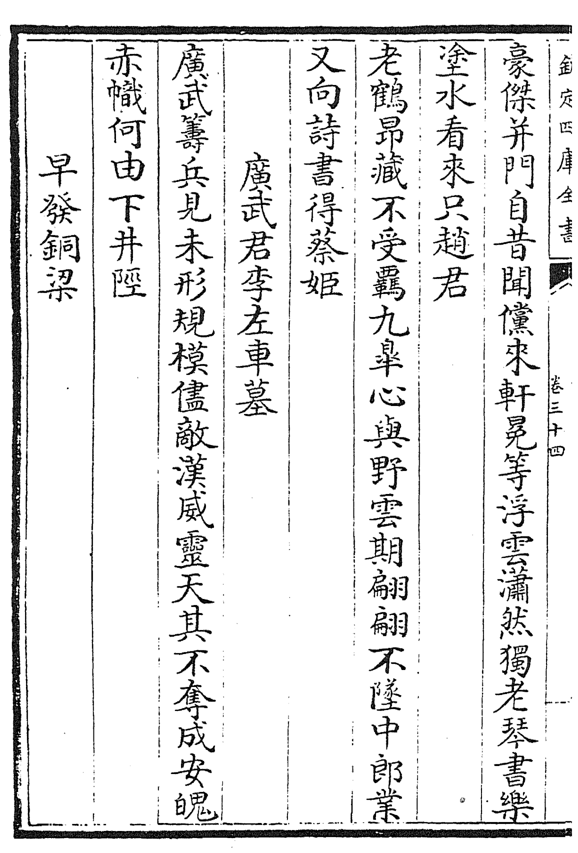
雖死猶能保覇功

盧處道處覔書

米家詩畫滿江舡月貫長虹夜色鮮欲識廣收多蓄意

北歸分賜到諸賢

題塗水老人趙君璵詩卷



豪傑并門自昔聞儻來軒冕等浮雲瀟然獨老琴書樂塗水看來只趙君

老鶴昂藏不受羈九臯心與野雲期翩翩不墜中郎業又向詩書得蔡姬

廣武君李左車墓

廣武籌兵見未形規模儘敵漢威靈天其不奪成安魄赤幟何由下井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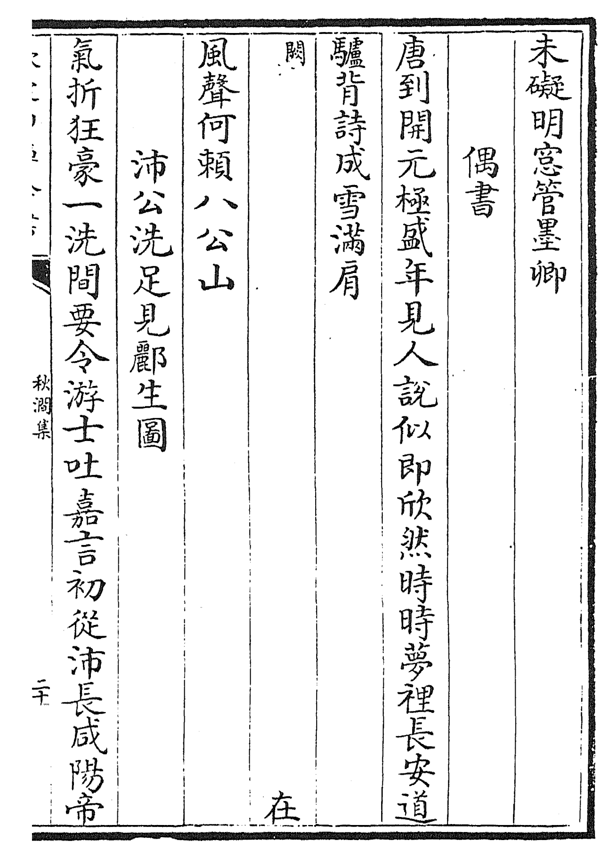
早發銅梁

旱損滹南二十城蠶沙充食葉爲美朝來夢覺梁門驛
幾處坊場聽鼓聲

春宮元日口號

日融欄檻猊金麗春滿松廊鶴禁深四海謳歌皇子壽
一年得拜老臣心
色目依班向殿趨入門一字並青蒲侍臣直上牙牀啟
拜畢分觴當大酺
獸樽人立遠傳臚軋軋聲來啓左樞玉馬抱牽當殿過

一時肅拜不聞呼
沉沉蘭殿欝穹窿一點前星現半空事事看來臣分裏
中單奚取絳紗紅
暖烟宫殿嵗華新入賀東朝異紫宸内外百官皆便服
紫衣獨見海東臣
三薫來獻野人芹不請芻蕘得上聞銀研拓弓非所覬
庶憑春鐸振斯文
朝拜歸來户晝扃小齋孤坐喜春晴太平儻許斯文致



未礙明窓管墨卿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似即欣然時時夢裡長安道驢背詩成雪滿肩

闕

在

風聲何賴八公山

沛公洗足見酈生圖

氣折狂豪一洗間要令游士吐嘉言初從沛長咸陽帝

此術施來第幾番

哆然洗腆孰為賔中隱炎劉四百春一說便能延上客

君王肯放婦人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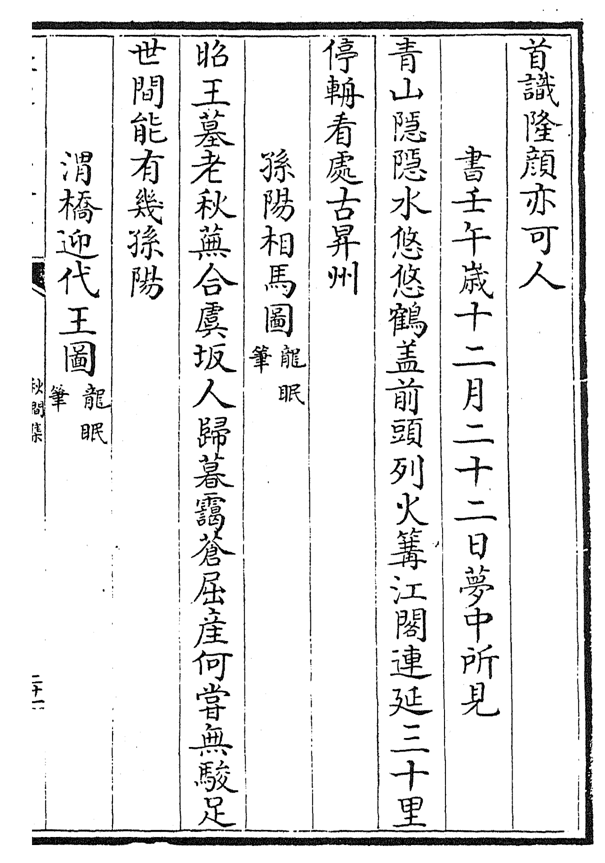
包總綿區細故捐未妨撣洗鄙生前一嚬一笑非無謂

不似高皇氣馭權

落魄高陽一酒徒畧除邉幅展雄圖桓門堅忍須臾去

長為東山出此模

布褐昻藏七尺身不容空老酒壚春風雲惨淡龍蛇際



首識隆顏亦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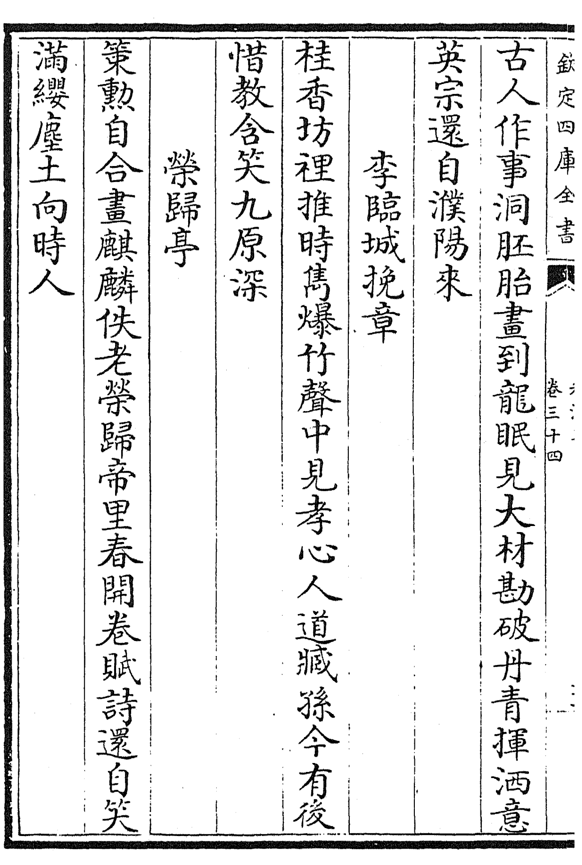
書壬午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夢中所見

青山隱隱水悠悠鶴盖前頭列火篝江閣連延三十里停輀看處古昇州

孫陽相馬圖 龍眠筆

昭王墓老秋蕪合虞坂人歸暮靄蒼屈産何嘗無駿足世間能有幾孫陽

渭橋迎代王圖 龍眠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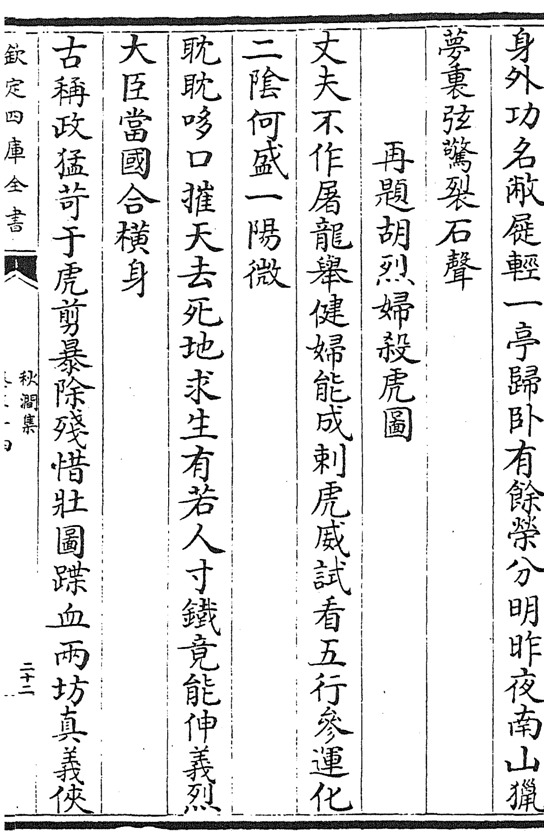
古人作事洞胚胎畫到龍眠見大材勘破丹青揮洒意
英宗還自濮陽來

李臨城挽章

桂香坊裡推時雋爆竹聲中見孝心人道臧孫今有後
惜教含笑九原深

榮歸亭

策勲自合畫麒麟佚老榮歸帝里春開卷賦詩還自笑
滿纓塵土向時人



身外功名敝屣輕一亭歸卧有餘榮分明昨夜南山獵
夢裏弦驚裂石聲

再題胡烈婦殺虎圖

丈夫不作屠龍舉健婦能成刺虎威試看五行參運化
二陰何盛一陽微

耽耽哆口摧天去死地求生有若人寸鐵竟能伸義烈
大臣當國合横身

古稱政猛苛于虎剪暴除殘惜壯圖蹀血兩坊真義俠

袖錐揮處幾於菀

汗它 全用倀鬼事

皮骨皆為吻虎腴鬼幽曾不悟當初棘林夜黑相逢處
猶恐倀倀泣有餘

石鼎聯句圖

衡山何物老彌明氣壓侯劉震震驚笑向半空盤硬語
火爐頭上把降旗
海上游談接大顛喁邊聯句託軒轅不須苦泥中間事

二者看來總大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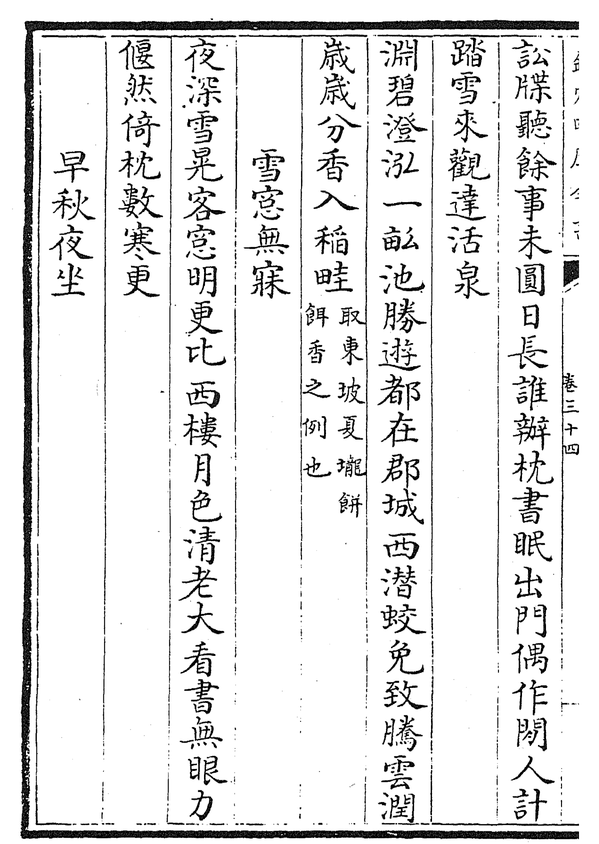
渭橋辭謁圖

閃閃鑾輿擁大弧八方臣妾效嵩呼君王莫以來同喜衛霍功成萬骨枯

周文矩畫金步揺宮人圖

螭玉珠華兩翅排髻高雙鳳拂雲來玉笙合就新翻曲恰值碧桃花正開

雪中同郡僚遊達活泉



訟牒聽餘事未圓日長誰辦枕書眠出門偶作閒人計

踏雪來觀達活泉

淵碧澄泓一畝池勝遊都在郡城西潛蛟免致騰雲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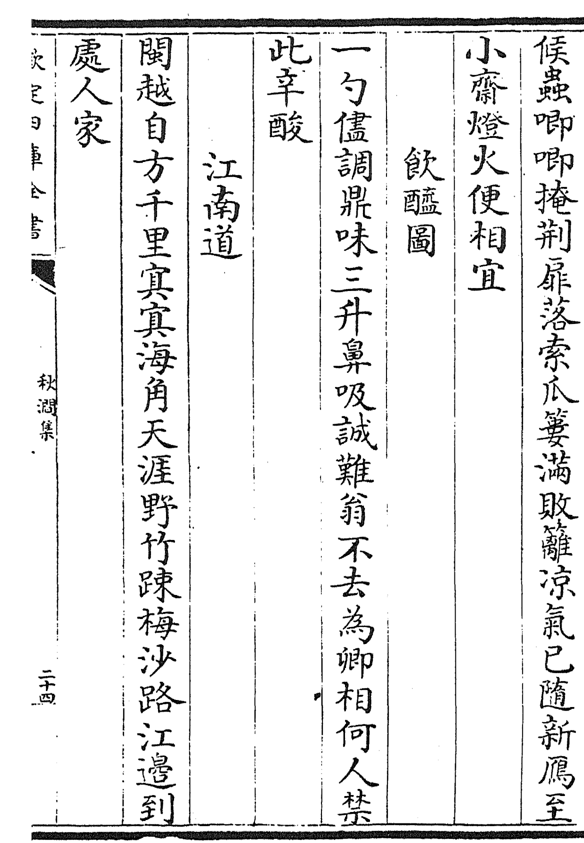
歲歲分香入稻畦取東坡夏壠餅餌香之例也

雪窓無寐

夜深雪晃客窓明更比西樓月色清老大看書無眼力

偃然倚枕數寒更

早秋夜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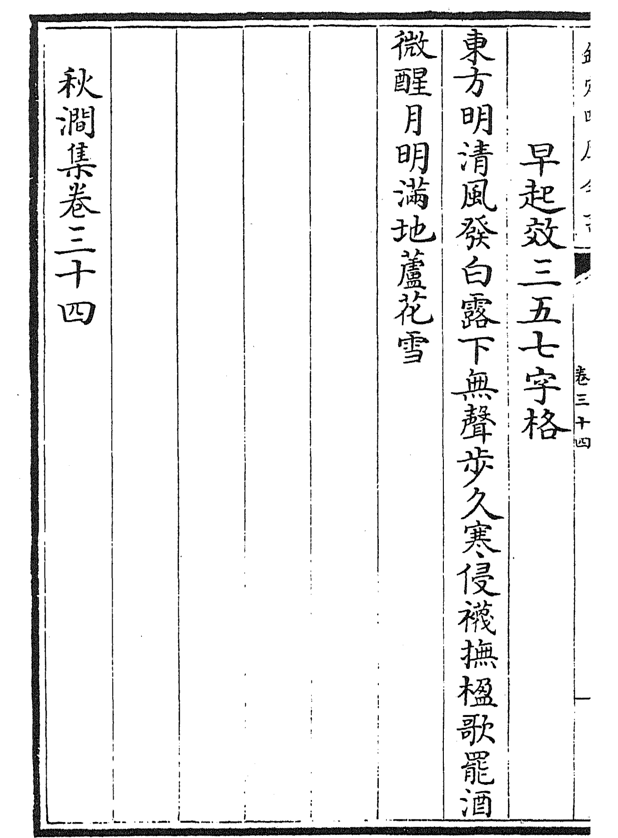

候蟲唧唧掩荊扉落索瓜蔓滿敗籬涼氣已隨新鴈至小齋燈火便相宜

飲醯圖

一勺儘調鼎味三升鼻吸誠難翁不去為卿相何人禁此辛酸

江南道

閩越自方千里寘寘海角天涯野竹踈梅沙路江邉到處人家



早起效三五七字格

東方明清風發白露下無聲步久寒侵襪撫楹歌罷酒微醒月明滿地蘆花雪

秋澗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九十一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五

元 王惲 撰

書

上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臣近蒙禮部符承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聖旨名臣惲馳傳赴闕庭者臣惲伏自欽承明命夙夜祗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國家之事日有萬幾非愚下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於今

日久叨仕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輙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事昧死上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為長世不拔之本欽惟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數遠邁漢唐其所守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勵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

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無定議内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漸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未行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

迄今條格通行擬議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謹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樸鞍

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呀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民衣服踰於公侯婦女衣着無分貴賤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親屬奴隸衣服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困乏臣愚以為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殺物價之一端也三

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財足周一世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皁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邉備賞戰功捄荒歲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檢括一切省减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

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强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緣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禄不輕

以付人曰賢曰材乃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之理也惟其磨礪轡馭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踈濶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固考其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

有唐使職或帶相印然止行見職曾無分省實權五曰
議廉司以厲庶官臣聞古之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
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害於政茍非以德振起必須度
時宜本人情齊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
舉今州郡之官品流殽雜既無選舉甄别止循常資紛
紛藉藉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茍且以歲月
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維新之政
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

則表之以觀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唐則名七品官以上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禄為勸爵禄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歳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寛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奸獘之萌潛滋

而復特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寛固自國家美政然分别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寛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準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爲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録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恥臣愚謂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

加吏禄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采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幕縣令經歴為重縣令廼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止與所保者資歴相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

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如唐制釐務出二百日者是也賞不識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過矣獻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北至平定諒為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即以調省調官賄而每放行省注擬尤為濫雜侵漁掊克慘於兵亟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人員不至罷

黜者降之邉遠其見職叐有聲迹者使之内遷亦激勸一法蓋自漢唐五代迄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内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才方今名儒碩徳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㑹課舉皆虛名畧無實效以致非常之才未聞一仕州郡政治苦無可稱思得大儒碩徳難矣臣愚以為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號歴代取士正科將相之才皆從

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員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所成乎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秖閤門等

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
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皆自帖書中來
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亦寡欲望明刑政
識大體務清無革難矣臣愚以為為今之計莫若將合
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
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
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糊其口然後
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為少有貪鄙不

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拭目太平之望茲蓋皇帝陛下屏去奸惡保合太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效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政之道政貴均一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坡園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

幾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可供辦江南甫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斂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戶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甔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

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到軍役者都是近戶不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悮臨時徵調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収貯斛粟共約八十餘萬今倉廩久空起運無存甚非朝廷捄荒恤民本意天朝常平法歲豐增價以糴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蓋低昂權

在有司兼併利無專擅故也若復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糶三二千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罪引種和糴未免獘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等處左右良田約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茲非明驗與今振武

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而久荒所収必厚又近歳山後流移戸多將見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富弼曾言此事及檢刮冒占仍招募願戸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迤南一切置屯見閑戸數併徙邊防以捄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也

十二曰恤撫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子以恬淡為宗孔
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
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
王天之功接千歳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
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者
安務廣德者强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谷計數
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茁
壯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多得將見復求者

未獲則已有者瘠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遠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頤養聖壽配天無極此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萬里之内餘則混淪旁礴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陛下憲天體道裁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强勝為戒我國家以

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没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内難討賊㻡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邉郡困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

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趍於困臣嘗讀中元以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為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寛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頤養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恬淡之慮為慮為民祈天禱命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哀眷易乖戾而為和平變荒歉而為豐稔斂時五福敷

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趍於薄一法出則衆奸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有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歲有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

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為禮上下有分無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謂桑葛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詖有不可救藥至於今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

未蹈者貧難軍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秪應不蒙撥降反覆償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數其元價杖行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戮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也哉而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有悚然廉恥之心而忠厚後敎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敎之以冠婚喪祭民將日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吏匡直輔翼之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橫役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相統一至合而征苟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趍成功況江嶺阻隔動輙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縁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以至朝廷專差重臣會三道

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絶臣故曰不可多立者縁此也惟止設一院於江州地既酌中號令四出復命皇子震統於上使跨有江淮遥制兵勢夫何衡而不折何令之不一哉誠為簡便十六曰絶交貢以示曠度夫邉方小國外示臣屬内實觀望我以誠往彼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懷苟且假息之念故也非修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貢奉伻來終未稽顙闕下欵輸誠赤今年𤤽一犀

象明年獻翠貝若干是皆我物籍為已有調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可信者昔漢文帝郤千里馬詔郡國勿令來獻而越王尉佗曾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爾臣愚以為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以曠度一也鱗介之屬叵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駁夫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剌竹藥弩綏則肆行

姦詐急則曲盡服從伏乞下公卿而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寵名無一言補報緘默旅退豈惟自棄大負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而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訑訑而來皆為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惲昧死再拜謹言

上御史臺書

至元五年十月日前翰林修撰王惲言蓋聞御史周官

也其職蓋贊書受法令秦漢以來乃副貳丞相任耳目
司察之寄唐制二臺左以糾朝政右以繩郡縣職非不
要責非不重也至於天下之大奸郡國之大豪時務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京官之迭居內外郡吏之歷事臧否
莫不効視按問以之定功罪而權賞罰不待稽覆證左會
有失實而抵坐之也是以天下之人惴惴焉凛凛焉惟
恐有毫髮詿悮風聞疑似名絓憲章至於顛越不恭者
蓋千百一二而已故朝廷清而萬事咸理遠近一正而

奸邪屏跡矣我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奄宅區夏垂六十年迨聖天子登極典憲日新百度具舉於是建臺司置僚屬蓋將示公道抑澆私折奸萌救内重之弊也切惟風憲修目古今一致也强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寡二千石刻損政令不恤疑獄倍公向私侵漁百姓苟阿所愛蔽賢寵類通行貨賂選署不平此漢六條之制也唐之目四十有四今不具見雖繁簡不同以近事考之或有可詳若聽覧未充衮職有闕彌縫匡救之者

不敢後也中書政本機務所出整肅糾繩之者不可闕也官或備員未得其人擢任薦升之者不可寛也綜劾之權内外惟一强禦巽懦之際不可異也大臣當任責也反循嘿而無所建明小臣當奉職也或僭越覬覦徼倖而至於臣門如市請謁公行名器大權假授失當學校久廢以為非所急而起青衿之譏賢材在下以為不必用而興白駒之嘆選部無法狥情故而害至公鄉愿賊德亂朱紫而敗俗化守令不職怨讟交興刑罰失衷

手足無措胥吏舞文而亂紀羣小告訐以成風服色僭越尊卑無章工技淫巧交靡日蠹將帥狃於掊克而邉防弛上下習於垢亂而積弊深若是者皆國家之急務臺諫所當亟言而不可後者也今聖天子體國子民度越百代大經良法志在必行然以今觀之臺憲一司整綱頓紀所以肅清內外其可不申明大體姑務毛舉細事苟以塞詔命而已耶然未易有以一二言者試以其事之切於今者明之凡臺之所糾擿者皆百官有司踰

於法之外者也今承積獘之後法制未完品式未具官無定資人無定分數年以來抵法冒禁者人人皆是也舉一而遺其九是九者幸免其一者雖置於理亦未能服其心也何則葢其罪均而刑殊羅於法者少漏於網者多也若欲人人而劾之內自京畿外及州郡極刑之閭閻土之內將不勝其繁者矣異日法之不行二者必居一於此古者大獘之後必有更始之制然後法得以行莫敢犯故能洗舊染之汚而成維新之化果克若斯

善之善者也其或不然當舉其大而遺其細大者伏其罪而小者粟矣若張綱之埋輪陽城之伏閤貴戚斂手若鮑中丞金吾膽落如温御史如是則吾之法行矣今中外大小百司於未立法制已前其奸贓不發者不可以枚舉此朝廷有識之士所共知共見者也制立之後有畏罪懼法改而奉公為能吏矣亦有狃於故習未能盡革少有贓私而輕者矣極有怙奸自終長惡不悛觸冒公禁無所忌憚姦私狼藉者矣所謂人人不能効之

者蓋謂此也如能區別其類刊去其太甚者董勅懲艾其情輕者革心而奉公為能吏者宜皆褒異奬顯堅其自新之心如此則贓私者去矣雖然事猶有可慮者贓污雖去内外闕員者必多而事有曠矣必欲備官而無曠於事其法有五曰科舉曰吏員曰門廕曰勞效曰選舉其四者前代遺法具在舉而行之則辦矣獨選舉之制舊例雖存擬之當今權宜節目固有不同今日選舉之法子孫弟姪其材可備用者皆得預選所貢者賢舉

主當令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不拘親故門下及當以次旌擢所貢者不肖與減等致罰使不得進預京官之例此五事既行付之吏部定為選格所謂去前之惡收後之善承其之備其曠使選舉有例品節有章朝廷無可指之瑕不惟法制一定後世有所持循使天下儌倖覬覦非望無行之徒將不革而自去矣令憲司既建所當行者其目甚多然切於今者獨此五事為要耳所謂一代之制綱舉而衆目張者矣伏惟二三賢執事

天挺高明剛而不撓忠言讜論洞達政體毅然以大節任天下之重葢素所蓄積耳而復内貳鈞軸外領雄藩山立揚休坐鎮雅俗砥柱障乎頹波風稜肅乎霜簡見諸行事上為聖天子所知非一朝一夕是可謂據得致之位又有可行之資者矣若憚也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違遠朝廷葢八年於兹雖越在草野乃心未甞一日不在王室今復蒙被寵名拔起於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所以報効而愧其儜弱不材然愚衷内激情有不能已

者敢觸犯忌諱抒狂昧以獻冒瀆尊威不勝戰懼之至

上張右丞書

中統元年冬十一月朔布衣王惲謹齋沐頓首再拜致書於右轄相公閤下夫布衣窮悴之士混閭閻之下處巖穴之間欲砥行立名非附驥尾而託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昔夷齊讓國之賢君也在彼則僻處海濵在此則晦迹中國周武北伐二人相與叩馬而諫太公以義士扶而去之時人未之知也及宣父賛之曰古之

賢人也求仁而得仁故得名粲星斗望隆嵩華奮乎百世之上通乎千載之下其名日益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傳之也向非夫子表而出之吾知其寥寥寂寂西山一餓夫耳又焉能廉頑鄙而厲懦夫者哉惲衛人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意廣才疏無所肖似徒以欲罷不能之心雪其窓螢其几蟫蠹書史自娛自喻而已其於聖學之緼治國平天下之術懵不知也以故年近不惑而無成於一藝迹混常流而不登於士林

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長嘆傷歲月不我與也於是中夜興起徬徨四顧思得出大賢之門脫囊中之穎攀逸駕附驥尾固瞠乎其後矣庶幾碌碌因人成事免夫湮沒無聞之恥方今聖賢在上治具畢張朝廷清明百度改正內都省而統宏綱外總司而平庶政雷厲風飛皇猷攸塞因自謂曰彈貢禹之冠捧毛義之檄茲非其時乎遂乃廁東魯之辟叅賓僚之末席不暇煖而簡書之名已飛

馳於汶水之上矣伏自倏命以來倉皇失措不知所以
自通知於閣下尚賴往者知遇之故拜下風接清燕藉
乎尺書俯憐駑鈍以致剪拂顧盼俾之長鳴而增倍價
是遇知於閣下者似不偶然矣伏惟閣下剛健文明練
達政體扶漢日則洗光咸池分蘭省則坐鎮雅俗忠結
主知學為世用承恩綸於夜半洞律管於天心而復閲
其經綸之業大有為於天下者不得不為閣下頌之昔
房喬善斷而如晦決之以謨姚崇應變而宋璟守之以

文四賢者雖所行不同仝歸於正故相須以成俾無悔事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收清寧畫一之功誠漢室之蕭曹聖朝之房杜也然念朝廷日遠天下之事盡在中書中書之權實在二三執政今閣下繫國安危為世輕重進退百官號令天下所謂仕進之烟霄一世之龍門也尚何驥尾青雲之比擬哉天下之士欲掇青紫招名聲者捨閣下而將奚歸乎如惲之心非敢必其自遠方而來以黔驢之技名聯仕版身造蘭臺投書宰相遂

韓愈早達之心擁帚侯門要魏勃見知之遇既聞達於諸侯歸顯揚於閭里正以千里一名寵幸遇矣是則足以挽布衣之賤刷無聞之恥而抱一壺千金之貴也尚何富貴之心之有哉伏願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無疆之休與世共之而惲也處畎畆之中樂堯舜之道辭編戶之役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敝廬甘考鼎之饘粥亦足以餬口而蔽風雨矣不然登西山而追伯夷之風游東魯而觀洙泗之教豈得不謂由烟

霄而附青雲自閤下而攀驥尾顯名當時施於後世者
哉觸犯尊嚴不勝惶恐之至

上元仲一書記書

正月十四日王惲頓首再拜白蓋聞居天下有二道焉
出與處而已伏惟書記上人聦明特達居天下至静之
中窮聖學大衍之道積有年矣回視斯世若不足玩至
於或出或處安往而不可哉第所可惜者時也朝廷嚮
明而治聖王順應而行圖回天功混一區宇綱羅英俊

片善俾舉彼聞風興起者雖山澤之蒭蕘布衣之賤士思砥節礪行竭力悉智願仰副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若曰薦舉不私用養得所其職在於賓師之賢遇知至上之人朝夕引翼一歸於正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此天下重事而治亂之所係也故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又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葢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嗚呼何君不聖何王不明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臨事不惑斷於中而察於外夫然後可得非常之

士而能建莫大之功當今之時可以與權者舍上人一二輩其孰與哉若僕也蟫蠹書史兀坐窮年呫嗶之外百事不解邇來二十有八年矣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内增愧赧噫自治不勇而喋喋於左右者何哉葢僕恨以荒疎無似不能卓然自表於世而上人遭際乃爾君臣之義既不可廢今日之出可謂千載一時也伏惟書記上人藉有為之資乘可致之勢出則為王者之師處則

不失高尚其事若僕所謂可惜者如是而已矣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西狩尚遥想當逺去略布鄙懐惟上人其圖之惲載拜

檄李秀才士觀取淵明文集書

前六月五日嘿齋主人頓首白余家舊蔵靖節文集一編葢王掾濟川之所録也此本自入王氏不復備翻閱有年矣今吾子所秘於篋者實出敝家所藏之舊本數欲一觀吾子愕然以無有力辭余且謂誠然而止夫何

天誘其衷手足悞敗云此集我家實有之蓋次兄手所録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辭誠何心哉且靖節之詩正如清風明月四時何甞闕焉既非秘異世莫得聞之詩一旦譸張自欺其心又欺其友抑不知吾子誠意之學尚友之義果安在哉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無以前日之辭為愧不致有抵璧投珠之舉復惠然許諾以備舊好是吾黨中改過自新之友豈不快哉如其不然而存此心是吾子終絶於長者也吾

且將長驅問罪以圖進取之計不知吾子將何所逃罪焉縱吾子限以學海峻以文府堅以詩壘整筆陣以前與吾義師抗正煩腰間之箭重射魯連之書也若曰堅守力盡乃降謝罪於轅門之下將唯命是聽俾介忠冑信之士干仁櫓義之師盡取所有稠載而歸以貽執事羞固非所願也惟吾子詳擇焉嘿齋主人頓首白

答周南樂書

惲再拜白來書承勉以割愛致壽為喻雅意甚佳然僕

近六旬以來老病相仍百念灰冷何止此一事爾至云情之過差似未相悉也且老妻推自結髪迄今與相生活者四十餘年内助之力既勤孔多一旦决去即漠然若無所係豈人情也哉故非夫人之慟有不期然而然者如足下所喻是耄嗟者既非鼓缶者為是恐三極之間人倫大致造端之理未易可輕也兼聖人垂世以近情為貴静念來章殆以無情者為高而不及者亦未為下也無乃泛應不相闗之論哉此説一行又似夫足下

平日於吾老嫂處樂爾之懷絶藐然也其如諸餘何相顧偕老方以道業相規之不暇忽辱以風花為貺不幾以當悲而歌哀樂失所乎且風花之愛蓋少年妄念不圖吾友老大尚未厭斁情之所鍾果多焉臨帋信筆不覺喋喋如此幸併為之一嘻也來索廳事題扁等書不恤拙惡勉為作去未申尚民社自愛惲再拜白

與子初中丞書為喪子慰釋

惲再拜白聞吾友以季子之喪情之所鍾時雖易有未

克遽已者切恐重傷天和且緩勿藥之喜欲有陳慰以目疾故敢奉書以寓其說夫事機臨衆得所處為難憂患切身處之者尤不易也何則葢驗吾平時存養定力為何如耳死喪固已大矣然有常有變父之於子以愛為主子之於父以顧養為先傷其愛莫逆於父送其子雖為慼僅朞畧無弗忍過隆之禮然養老送終人子之順事其或失養自夭者豈惟不順是亦門庭之孽也往年甯人程氏喪其佳兒程氏名和其子翰聰明有文卒時年二十哭而過市

匪朝伊夕竟以哀而戕其生識者譏之葢以理哀之情之正以事而哀則情之私也自今觀之使程氏不死其子而所圖稱遂其後事蹉跌大有過於天閼之痛者向使程知幾先見何有於事哀而殞其生者哉乃知禍福倚伏未可以向謀而得一旦遽失輙以永傷為拖也古之賢者為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處乎中而無不及之差然而哀之於情固為不細發欲中節聖不吾法吾何所揆哉昔伯魚之死宣父不以弗忍易事而徒以隆其

喪有以見適於中而不敢越也然哭子淵從者曰子慟矣茲葢痛其道無所屬也子者一已之至情道者天下後世之所公共也故於仲由發無已之責在子鯉有過甚之嘻又傳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古人當其無可奈何則安之念夫一身之重而以衆人之所視而慕者為慮其於私憂故有不遑專恤者兼盛衰吉凶循環迭至吾之定力正在順受而已况氣之為孽理之不順者哉嘗以子夏喪子哭而至失其明

曾子數之以為過後人鑒之以為懲嗚呼聖門之徒猶未免溺於所愛矧其餘人哉要之能截然剛制納諸中而不失其正有以義割愛而已故延陵季子其子死於嬴博之間袒還三號掩坎而即去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也意者父子雖天性而修短亦命也觀其所處儉而有度哀而有節可謂達生死之變酌古今之宜適恩義之中而存後世久遠之慮者矣故孔子嘆其合於禮而賢之此無他能以義制恩也今吾友沉潛剛克明

理而達變修其身而齊其家刑於家而達於人者也僕尚何言然一身之重存養之功逆順之理適中之義尤當以延陵之心為心以西河之過為戒而為後來久遠之慮者乃所以望於閣下也惟高明亮之信筆為言不罪踈拙惲再拜白

謝張詹丞書

六月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惲頓首再拜奉書於詹丞相公閣下昔韓昌黎以聲光未白屢用文章投獻

知已若於汴則售董公時於徐則撼張公建封在朝廷則取知於宰相度予甞讀其書想其人何激揚奮發鋭於進而希當世之用哉葢欲遇夫大人君子假其休光餘烈以斯文効用將托於不朽故也惲猥列士行役志於簡編者有年於兹緣技之癢時吐辭自喜亦欲効用於世受知於大人君子之門且驗夫平日勉行之素徘徊四顧曾不能遂其知遇之願者亦有年矣側聞閣下以明亮之姿操持達之用推賢薦士持衆美効於上以

端宫府之望孜孜焉惟恐片善或遺一士之倀倀而去也切自喜幸今重華繼明羣彦周列兹非求知效用之時耶故奉書上進斷不自疑意承閤下不以愚疏見鄙周旋備至俾峩冠而前顒對麈仗致有西池非常之遇豈惟身都顯異抑為吾道中外之光其知遇之幸何董張裴晉公之倫可得而比擬者哉自是而後足跡踵於門墻者數矣未嘗不顧盼齗拂使之增華當時葵藿微誠睠焉孰無然不敢有一毫過覬上浼左右者以本然

之分固在尚何他覦而自取貪冒無厭之譏乎閣下才
識明亮固雖遠計不忘此時之愚也旣而行止靡定淹
延茫洋莫知其然進退維谷之間實有出於無聊賴者
不知於已詎是自疏也因不自揆庶藉依燠少熙寒谷
之凜又使遇知明時之幸庸有以將之也故伸鳴執事
有不嫌於屑屑者况聞省錄不忘又有過於前日顧盻
剪拂之厚敘别之際欲負愧伸感且謝其不敏復恐倉
卒具辭重得罪於左右用是不果於披露也違離以來

夙夜慨嘆至於今而有不遑安者何則言不復於後進不保其往此最君子之所深病在閣下固已融而不留而憚也不知量之慊若復往而不咎又恐貽自棄自絶之悔將何以復登中護之堂接君子之清光庶幾不負之意者乎敢布愚衷惟君侯詳恕之憚再拜白

議

貢舉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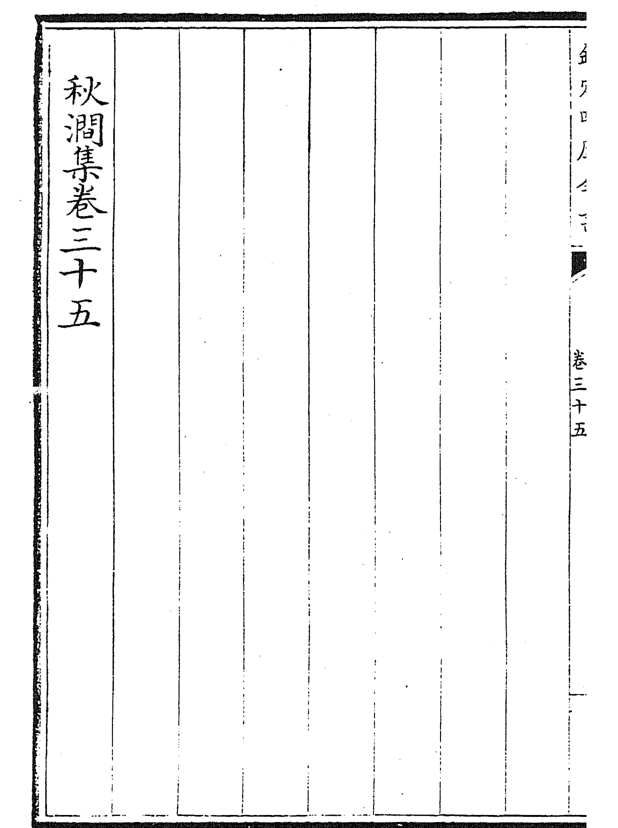
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乃用孝廉秀才

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數淺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有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考較公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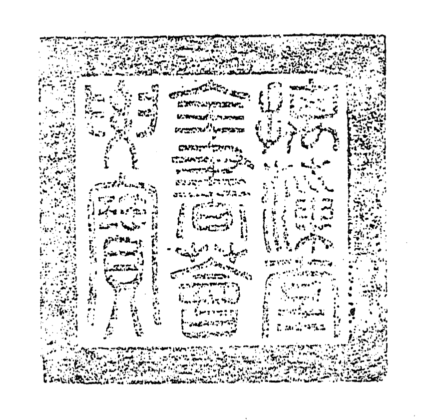
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功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之邁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用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虚譽因循薦舉狃於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於今綰

之法曰令州郡察其信友孝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經習所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書詩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經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對以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

汚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考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目止於三史内出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習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士王惲謹議



秋澗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